

曲海一勾

姚茫父著

文通書局發行

姚
茫
父
著

曲

海

一

勻

文
通
書
局
發
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初版

曲海一勺 一冊

每部戰時售價國幣四元

版權所有

著者 姚 茫 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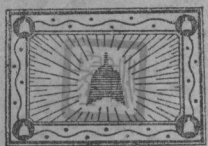
發行人 華 問 渠

印刷所 文 通 書 局

發行所 文 通 書 局

貴陽中華路五一二號

貴陽西郊華家山七號



翻印必究

本書係在貴陽印刷一切材料均由省外運來所需運費甚鉅而貴陽生活又復高漲成本因以增加現售價目包括運匯各費在內本埠售價概不加或外埠函購照郵局所需寄費實數增收

姚茫父先生曲學——代序

(一)

曲學興起，是最近五十年間的事。我們可以將他劃分爲兩個階段：一、整理期，二、發展期。

從整理工作說來，又可以分爲兩種：一是文學的，二是音樂的。自王靜安先生到姚茫父先生對於曲的文學上皆有貢獻。王靜安先生先後寫成戲曲考原案大曲考優語錄古曲腳色考；再合攏起來定爲宋元戲曲史一書。這是曲學上一部開山的著作王先生是根據歷史觀念，估定曲在文學上的價值的。自序中說：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可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

這種論據，與焦循的易餘籀錄可說完全相同。他又說：

「……世之爲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言於此學者，亦以宋元戲曲史一書爲多！非吾輩才力過於古人，實以古人未嘗爲此學故也。」他又說：

「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國文學中，於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遠在宋，金二代，不過至元而大成，其寫景抒情述事之美優，足以當一代之文學。又以其自然，故能寫當時政治及社會之情狀，足以供史論家論世之資者不少。又曲中多用俗語，故宋金元三朝遺語所存甚多，輯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爲一專書……」

王先生用者證的方法，建立了戲曲學的輪郭：自淵源的推溯，作品的搜集，（在曲錄這一部書中初步完成戲曲的目錄。）至作家的統計等。然後得了以上這般話的結論。（一）元曲在文學史的地位，與楚辭內典相等。（二）元曲的社會價值。（三）元曲可供給語言學的材料。

不過王先生可整理的，在時代上以「元」爲限，在體裁上限於「戲曲」，尤其

是「雜劇」明代的傳奇是不是值得整理和研究的呢？戲曲以外的曲又怎樣整理呢？這時吳瞿安先生從曲的本身，例如：修辭，聲律，宮調，譜等等開始整理起來，有「願曲塵談」之作，這一部書與「宋元戲曲史」是同樣重要的傑作。吳先生最大的成就，在他晚年所定稿的「南北詞簡譜」十卷上。這可以稱做「曲文學」的標準書。在音樂上曲的整理，無疑的，我們只可舉出「集成曲譜」來。這是王季烈（君九）劉富樑（鳳叔）兩先生畢生心力的表現。我們可以稱此書做「曲音樂」的標準書。五十年中總算有了這兩大收穫。至於姚茫父先生在曲的整理工作中，是第一個校讎方法的人。

(二)

姚先生用力在傳奇方面。蕞漪室曲話四卷，對於曲學上的貢獻不少。第一卷卓徐餘想，是根據卓人月古今詞統來作詞曲比較研究的，其中談襯字，用韻，詞曲相近處，詞曲接續之際皆有見地；尤其說詞曲的轉換在小令這一點，已暗示到後來「

散曲」的研究了。第二卷到第四卷三卷中標題爲毛刻籤目，正是這部曲話的本體。姚先生校訂這毛刻六十種曲，是費過很多的心力。他說：「……獨南北曲子，自臧還外，此六十家僅恃毛刻僅存，使後之考者，猶得見元明諸家面目，且如是其多，厥功之偉，不得不令人服也……」在總論毛刻原本與補本優劣節中；他說明用校讎方法治曲的理由很明白；

「予按毛氏所刊說文，以意改竄，屢有剜補，益病其真。此刻云訂，殆疑同弊。曲雖小數，然一字得失，至關輕重，欲求其審，毋甯不訂以待後人。觀實甫玉茗諸作，較他古本，當有出入，蓋亦毛氏改訂者耶？然曲本統傳，當以俳優所便，授受已殊。正如漢儒傳經，魯齊燕趙，未育強同，固不得專議子晉。……」

說明閱世道人即毛子晉。在校雙珠記後，考「齣目」用二字之始。校東郭更時又明與制義（八股文）的關連。金雀記舊本的提出。在校焚香記又證明沈伯英沒有見過王魁舊本。用南九宮語和新定十二律京腔譜來校荆釵記，就是我說姚先生說「曲

的校讎」的新路，在琵琶記上將作者高明所有的文獻都搜集了，又用南九宮譜和十二律京腔譜來校汲古本；又據汲古本琵琶記校李玄玉北詞廣正譜中附錄南戲北調正腔「關於南西刻仍用校讎法，寫成月下懸琴，自註「茫父考定本」，以見「古曲」原有面目，最後依太古傳宗附譜納書楹譜校了「小桃紅」西廂百詠。我想，這四卷的葦漪室曲話，定是未完之作。然而姚先生已將他治曲的方法，全部顯示給我們了。近來曲的轉佚（尤其是南戲）之風，也就是從姚先生校「古曲」中開展出來的。不過，姚先生對於曲的見解還不在葦漪室曲話中，此處只是他治曲的方法，也只是姚先生作的一些整理的工作。姚先生的意見，不獨要整理曲，而且要發揚曲體。論曲的發展期，當自姚先生這部「曲海一勺」發表開始。

(三)

「曲海一勺」共是四篇，第四篇又分做上下，所以變成五篇了。

第一，主旨：說明詩到曲的變遷，文章又愈變愈繁的，在世變中便會產生新文

體。又說明曲的功用在於物存俗，而現在漸就湮滅了。不過，曲所貴在言近有物，曲文也兼有難易，「今樂」的完成還有賴於曲。所以曲之提倡是這時代的需要。

第二，原樂：根據先儒禮樂的用途，證明現在樂亡所以民苦的道理。禮樂的原始，和妙處均加以說明。要知道能挽回頹弊的世風，只有樂。「今樂」需要的是什麼呢？柳子是不行的，皮黃沒有什麼文學的價值，弋陽諸腔也不可用。只有就崑腔斟酌變革。

第三，明詩：從詩五變而為南北曲，由詩到曲的沿革興衰都說得很詳細。但自古傳詩重辭而忽聲，到詞曲是進步了。曲之來源，不必盡出於異域，且本身包括文野。又說明宋金元明南北劇之消長分合的情形，北曲宗樂府，南曲宗詞。最後肯定的說：只有曲上承詩統，並足以化民成俗。

第四，駢史：曲也是史的支流。詩原來如此，等到詩亡，遂與史隔。曲承詩旨，尚能駢史，因曲無一般詞章離現之弊，足當史材。曲又兼詩與小說之用，又為人

情之總歸，備於俗。所以曲是有容之詞章，有韻之說部。戲劇不外悲觀離合是歷史興替之源。劇名記，傳，圖，譜，乃以史職自居。傳奇寫實，無異於史；其能事在演事繁密，寫物博雅。曲家以至誠盡性，以博物明俗，爲民之史。總括起來兩句：「曲祖詩以爲文，因書而成吏。」

在三十年前，姚先生有這樣犀利的眼光，爲曲體謀更進一步的發展，我們不能不傾心的欽佩。我在河南大學講「曲學通論」時就取「曲海一勺」作教材。任君中敏將每節的要點標出，很便於讀者。近十來年，我和中敏在曲中特別注意散曲，他的散曲叢刊十五種，我編刊的飲虹移叢書，現在已有七十多種，還有我們兩人合輯編的散曲集藝（商務版）可惜姚先生未曾見到。不然在明詩，原樂兩篇當更有特殊的意見。駢史這篇，雖偏重戲典的效用，但在今日依然沒有失去時效的。在曲學中有這麼一本「曲海一勺」，至少與楊鍾義的雪橋詩話，沈周儀的惠風詩話，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有同等的價值。何況「曲海一勺」是自成系統的，姚先生的文章又做的那

麼好。實在有單本印行的必要。

(四)

講到曲的發展，我們不可忘了製作。

姚先生的菴漪曲，雖然付印在弗堂類稿中，但其間雜了現代歌曲，還有錯落的地方不少；我將另外整理付刻，成菴漪曲存，此處不再贅及。

王靜安先生只作了曲的考證，沒有自己作曲；王君九劉鳳叔先生只爲人譜了曲，沒有自己作來再製譜。姚茫父先生和吳瞿安先生一樣，一面做整理工作，一面自己製作，如此纔可提倡曲，發展曲的前途。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僅之提到「姚華翁菴漪室曲話校訂」晉六十種曲極數也！「未免抹殺這部「曲海一勺」的重要了。我們測驗曲學前，不惜姚先生此作爲試金石！

盧前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曲海一勺目次

姚茫父先生曲學——代序

述旨第一……………一

原樂第二……………一二

明詩第三……………二七

駢史上第四……………四三

駢史下第五……………五六

曲海一
目次

姚茫父先生曲學——代序

(一)

曲學興起，是最近五十年間的事。我們可以將他劃分爲兩個階段：一、整理期，二、發展期。

從整理工作說來，又可以分爲兩種：一是文學的，二是音樂的。自王靜安先生到姚茫父先生對於曲的文學上皆有貢獻。王靜安先生先後寫成戲曲考原宋大曲考優語錄古曲腳色考；再合攏起來定爲宋元戲曲史一書。這是曲學上一部開山的著作。王先生是根據歷史觀念，估定曲在文學上的價值的。自序中說：

「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可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

這種論據，與焦循的易餘籥錄可說完全相同。他又說：

「……世之爲此學者，自余始。其所實於此學者亦以宋元戲曲史一書爲多！非吾輩才力過於古人，實以古人未嘗爲此學故也。」他又說：

「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學中，於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遠在宋，金二代，不過至元而大成，其寫景抒情述事之美優，足以當一代之文學。又以其自然，故能寫當時政治及社會之情狀，足以供史論家論世之資者不少。又曲中多用俗語，故宋金元三朝遺語所存甚多，輯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爲一專書……」

王先生用考證的方法，建立了戲曲學的輪郭：自淵源的推溯，作品的搜集，（在曲錄這一部書中初步完成戲曲的目錄。）至作家的統計等。然後得了以上這般話的結論。（一）元曲在文學史的地位，與楚辭內典相等。（二）元曲的社會價值。（三）元曲可供給語言學的材料。

不過王先生可整理的，在時代上以「元」爲限，在體裁上限於「戲曲」，尤其

是「雜劇」明代的傳奇是不是值得整理和研究的呢？戲曲以外的曲又怎樣整理呢？這時吳瞿安先生從曲的本身，例如：修辭，聲律，宮調，譜等等開始整理起來，有「顯曲塵談」之作，這一部書與「宋元戲曲史」是同樣重要的傑作。吳先生最大的成就，在他晚年所定稿的「南北詞簡譜」十卷上。這可以稱做「曲文學」的標準書。在音樂上曲的整理，無疑的，我們只可舉出「集成曲譜」來。這是王季烈（君九）劉富樑（鳳叔）兩先生畢生心力的表現。我們可以稱此書做「曲音樂」的標準書。五十年中總算有了這兩大收穫。至於姚茫父先生在曲的整理工作中，是第一個校讎方法的人。

(二)

姚先生用力在傳奇方面。蕞漪室曲話四卷，對於曲學上的貢獻不少。第一卷卓徐餘想，是根據卓人月古今詞統來作詞曲比較研究的，其中談襯字，用韻，詞曲相近處，詞曲接續之際皆有見地；尤其說詞曲的轉換在小令這一點，已暗示到後來「

散曲」的研究了。第二卷到第四卷三卷中標題爲毛刻籤目，正是這部曲話的本體。姚先生校訂毛刻六十種曲，是費過很多的心力。他說：「……獨南北曲子，自臧還外，此六十家僅恃毛刻僅存，使後之考者，猶得見元明諸家面目，且如是其多，厥功之偉，不得不令人服也……」在總論毛刻原本與補本優劣斷中；他說明用校讎方法治曲的理由很明白；

「予按毛氏所刊說文，以意改竄，屢次剜補，益病其真。此刻云訂，殆疑同弊。曲雖小數，然一字得失，至關輕重，欲求其審，母甯不訂以待後人。觀實甫玉茗諸作，較他古本，當有出入，蓋亦毛氏改訂者耶？然曲本統傳，當以俳優所便，授受已殊。正如漢儒傳經，魯齊燕趙，末育強同，固不得專議子晉。……」

說明閱世道人即毛子晉。在校雙珠記後，考「齣目」用二字之始。校東郭時又明與制義（八股文）的關連。金雀記舊本的提出。在校焚香記又證明沈伯英沒有見過王魁舊本。用南九宮語和新定十二律京腔譜來校荆釵記，就是我說姚先生說「曲